

蘇曼殊詩文集

襟霞閣普及本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蘇曼殊詩文集

1 9 3 6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三版

蘇曼殊詩文集 全一冊 定價壹元貳角

出版者 中央書店

校訂者 儲菊人

發行者 中央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央書店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局

蘇曼殊詩文集 目錄

曼殊新傳

曼殊新傳……………一

曼殊新傳考證……………六

曼殊文鈔

曼殊文鈔序……………二三

燕子龕遺詩序……………二四

梵文典自序……………二六

文學因緣自序……………二七

拜輪詩選自序……………二九

畫譜自序……………三一

蘇曼殊詩文集 目錄

潮音目序（英文）……………三三

秋瑾遺詩序……………三六

雙桺記序……………三九

三次革命題辭……………三九

送鄧邵二君序……………四〇

畫跋二十七則……………四一

燕子龕隨筆……………四九

嶺海幽光錄……………七五

女傑郭耳縵……………九七

嗚呼廣東人……………一〇一

海哥美爾氏名畫贊……………一〇三

露伊斯美索爾遺像贊……………一〇四

羅曼殊詩文集 目錄

二

阿彌迦王衣彰佛誕牛處御譯文……………一〇四

敬告十方佛弟子啓……………一〇五

告宰官白衣啓……………一二二

題百助片史小影片寄天笑……………一二七

南洋話……………一二八

遇春航談……………一二九

華洋義賑會觀……………一二〇

題師梨詩選……………一二〇

討袁宣言……………一二一

燕影劇談……………一二一

題熱海風景片寄明珠眉史……………一二三

碧伽女郎傳……………一二四

曼殊詩集

耶婆堤病中未公見示新作伏枕奉答

兼呈曠處士……………一二五

佳人……………一二六

簡法忍……………一二六

爲玉戀女弟續扇……………一二六

南樓寺懷法忍葉葉……………一二六

飲席贈歌者……………一二六

何處……………一二六

以詩並書留別湯國頓……………一二七

住西湖白雲禪院作此……………一二七

集義山句懷金鳳……………一二七

答鄧繩侯……………	一二七
憶劉三天梅……………	一二八
過平戶延平誕生處……………	一二八
過蒲田……………	一二八
過若松町有感……………	一二八
有懷……………	一二八
本事詩……………	一二九
代柯子簡少候……………	一三〇
淀江道中口占……………	一三〇
題師梨集……………	一三〇
落日……………	一三〇
爲調箏人續像……………	一三一

寄調箏人……………	一三一
寄晦聞……………	一三一
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一三二
調箏人將行屬續金粉江山圖題贈二	
絕失題……………	一三二
西湖韜光菴夜聞鶯聲簡劉三……………	一三二
題拜輪集……………	一三二
步韻答雲上人……………	一三三
別雲上人……………	一三三
花朝……………	一三四
遲友……………	一三四
春日……………	一三四

蘇曼殊詩文集 目錄

四

晨起口占	一三四	贊大海（拜輪）	一四四
以胭脂爲某君題扇	一三四	去國行（拜輪）	一四五
碧蘭	一三四	答美人贈束髮釵帶詩（拜輪）	一四八
吳門依易生韻	一三五	星耶峯耶無生（拜輪）	一四八
無題	一三六	頰頰赤牆塵（彭斯）	一四九
東行別仲兄	一三七	去燕（豪易特）	一四九
憩平原別邸贈玄玄	一三七	冬日（師梨）	一五〇
偶成	一三七	題沙恭達羅詩（瞿德）	一五〇
東居雜詩十九首	一三八	樂宛詩（陀露哆）	一五〇
芳草	一四〇	附錄（一）	
曼殊譯詩		蘇曼殊詩考	一五三
哀希臘篇（拜輪）	一四一	附錄（二）	
		蘇曼殊年譜	一七三

曼殊新傳

柳亞子

余曩草蘇玄瑛傳，荒略過甚，意不自慊，屢思改撰，卒卒未果。偶檢舊篋，得日本僧飛錫所爲潮音跋，敘述玄瑛家世，乃與平昔所聞大異。跋爲玄瑛手書見界者，宜無刺謬。又有說部斷鴻、客雁記，世稱玄瑛自傳，雖寓言十九，亦頗資節取。因穿穴之爲新傳，而餘杭章氏所撰曼殊遺書弁言，亦間及焉。不足，則取資於玄瑛書札之屬，暨余所親知灼見者。庶無俗語不實，流爲丹青之憾已。傳曰：

蘇玄瑛，字子穀，小字三郎，始名宗之助，其先日本人也。王父忠郎，父宗郎，不詳其姓。母河合氏，以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甲申，生玄瑛於江戶。玄瑛生數月而父歿，母子孑孑靡所依。會粵人香山蘇某商於日本，因歸焉。蘇固香山鉅族，在國內已娶妻生子矣。至是得玄瑛母子，並挈之歸國。時玄瑛方五歲也。居三年，河合氏不見容於蘇婦，走歸日本。玄瑛依假父獨留。顧蘇婦甚玄瑛甚，族人亦以玄瑛異類，羣擯斥之。卒分貲遣就外傳於香港，從西班牙羅弼氏莊湘處士治歐洲詞學，莊湘頗善視之。學二載而假父亦歿，復返於家。則蘇婦遇玄瑛益虐，雖河合氏自日本郵致金幣，亦爲所乾沒，且揚言

河合氏已葬魚腹。由是玄瑛轉饑貧困中。年十二，遂爲沙門。始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剃於廣州長壽寺，法名博經，號曰曼殊。旋入博羅，坐關三月。詣雷峯海雲寺，具足三壇大戒。嗣受曹洞衣鉢，任知藏於南樓古剎。亡何，以師命歸廣州。乃東渡日本，依河合氏居神奈川。學泰西美術於上野二年，學政治於早稻田三年，一無所成。復南歸嶺海，居虎山法雲寺久之，尋辭師東行。清使汪大燮以使館公費助之學陸軍八閱月，卒不屑。會拒俄事急，乃列名於軍國民教育會，編入義勇隊，聲譽雀起矣。既倦游返國，主講長沙實業學堂。參拜衡山弔三閭大夫，登祝融峯，俯視湘流明滅，引真隄大師語，作畫示老僧。後赴蘇州，任吳中公學教授。繼至滬上，從陳獨秀、章士釗遊，爲國民日日報繙譯，譯法人置俄書名曰慘社會，刊諸報端。值報館被封閉，佬僚無所歸，旋遊香港，遇故師莊湘，欲以女雪鴻妻玄瑛。玄瑛垂淚曰：「吾證法身久，辱命奈何？」莊湘爲整資裝，遂之暹羅盤谷，居龍蓮寺，隨裔悉磨長老究心梵章。時民國紀元前九年癸卯，玄瑛年二十年矣。甲辰，主講盤谷青年學會。旋赴錫蘭，駐錫菩提寺。暹羅古稱扶南，錫蘭則法顯佛國記所謂獅子國也。乙巳，之林陵，主講江南陸軍小學，識丹徒趙伯先。後渡湘水，作畫寄所容南都伎人金鳳，謂寧使殷洪喬投向石頭城下耳。丙午，居長沙永福寺，主講明德學堂。

旋之蕪湖，主講皖江中學，識懷寧鄂繩侯。丁未，在日本，從章炳麟、劉師培遊。著梵文典八卷，自爲序。師培爲天義報，倡無政府主義，邀玄瑛同居，刊其書於報端。師培婦何震，則從玄瑛習績事，號稱女弟子。震爲玄瑛輯畫譜，玄瑛自有序，河合氏暨炳麟爲序，震爲後序，將付梨棗。又思刊布梵文典、印度波羅、罕學、十賢炳麟師培爲序，震爲題偈，陳獨秀爲題詩。顧二書咸未及刊成，僅於天義報載其序跋諸作而已。戊申，刊文學因緣，成，自爲序。之西湖，居雷峯塔下白雲菴。旋至滬上，會池州楊仁山居士方創稻垣精舍於林陵，招玄瑛及李曉暉爲講師。玄瑛盡瘁三月，得唾血疾。東歸，隨河合氏居蓮子櫻山。循陔之餘，唯好嘯傲山林。一時夜月照積雪，泛舟中，禪寺湖，歌拜輪，哀希臆之篇，歌已哭，哭復歌，抗音與湖水相應。舟子惶然，疑其爲精神病作也。己酉四月，譯拜輪詩選竟。爲梵學會譯師，交遊婆羅門、憂國之士，捐其所有，舊藏梵本，與桂伯華、陳獨秀、章炳麟議建梵文書藏，人無應者，卒未成。初，玄瑛之居東也，與章炳麟、劉師培最交厚，尋章、劉以私憾失歡，師培夫婦頗遷怒玄瑛。及師培爲中調事，發衆論譁然，獨玄瑛皎然物外，不可得而磨涅也。是年秋，復居西湖之白雲菴，有以師培事爲流言構難者，玄瑛惶然走滬。遂南巡星加坡，值莊湘處士及其女雪鴻於舟次。玄瑛臥病南洲，雪鴻過存病榻，親持玉照一

幅，并輪選集一卷，曼陀羅花共含羞草一束使貽，且殷殷勸以歸計焉。玄瑛旋之爪哇，主講噠班中華會館。庚戌，始遊楚上，居中印度芒碭山寺。辛亥夏，歸日本，詣王父墓所。會其遠親金閣寺僧飛錫爲刪訂舊著潮音集，與蓮華寺主刊印流通，囑玄瑛重證數言。玄瑛曰：『余雖絕語言文字久矣，當入鄂尉，力行正照，吾子其無饒舌。』時玄瑛年二十有八也。尋復渡爪哇，譯燕子箋傳奇爲英吉利文，甫脫稿，莊湘爲題詞，雪鴻攜之瑪德利，謀刊行於歐土。瑪德利者，西班牙都城也。既聞漢土光復，致書友人，有云：『邇者振大漢之天聲，想兩公都在劍影光中，抵掌而談，不惑遠適異國，惟有神馳左右耳。』又云：『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遙知公等此時樂也。』其與會飄舉如此。元年壬子春，歸主滬上太平洋報社筆政，取舊著斷鴻零雁記刊布之。由是往來中日二國間，無復萬里投荒之感矣。自言有無題詩三百首，索閱乃弗肯出。又言將重譯茶花女遺事，亦未見其屬稿也。是年冬，之安慶，主講高等學校。欲重赴香港星加坡，未果。惟歲晚由橋李入吳江之舜湖，一探賸跡而已。二年癸丑夏，重遊舜湖，愛其風景秀逸，居久之。旋過蘇州，主澹繡坊鄭氏。與鄭桐蓀沈燕謀共編漢英辭典，歷四月而畢事。其書後爲劉成禺持去，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欲東遊泰山，及赴安慶迎江寺應拂塵法師之招，均不

果行。是年十二月，復東渡。玄瑛體弱善病而食慾亢進。嘗在日本，一日飲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動，人以爲死。硬之猶有氣，明日復飲冰如故。以是恆得洞泄疾，旋愈旋作。自甲寅以還，輒東居養病。亦間爲說部，刊諸報章雜誌。七年戊午，臥疾滬上。金神父路廣慈醫院，竟不起。時太陽曆五月二日也。年三十有五。番禺汪兆銘經理其身後事。吳江陳去病爲營葬杭州西湖孤山。玄瑛歿時，河合氏猶健在。姊榎本榮子，日本商人婦。義妹薰子，初玄瑛在粵，假父爲聘女，名曰雪梅。假父死，女家絕玄瑛婚。雪梅佗僚死。既東歸，河合氏有姊，欲以女靜子嬪玄瑛，亦未果。玄瑛獨行之士，不從流俗，奢豪愛客，肝膽照人。而遭逢身世，有難言之恫。續事精妙奇特，自創新宗，不依傍他人門戶，零縑斷緒，非食煙火人所能及。小詩淒豔絕倫。說部及尋常筆札，都無世俗塵土氣。殆所謂『却扇一顧，傾城無色』者歟？遺著之可考見其篇目者有梵文典八卷，梵書摩多體文沙昆多選，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泰西羣芳名義集，泰西羣芳譜，埃及古教者，粵英辭典，漢英辭典，無題詩三百首，人鬼記，英譯燕子箋，曼殊書譜，女子髮髻白圖，均不傳。傳者嶺海幽光錄，燕子龕隨筆，慘世界，望羅海濱跡記，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文學因緣，拜輪詩選，潮音，漢英三昧集，十餘種而已。其

他人所撮拾者，有蔡哲夫輯曼殊上人妙墨冊子，王德鍾輯燕子龕遺詩，獨秋雪輯燕子龕詩，沈尹默輯曼殊上人詩稿，周瘦鹃輯燕子龕殘稿，段荃荃輯燕子山僧集，盧冀野輯曼殊說集，光華書局輯曼殊小說集，柳無忌輯曼殊逸著兩種，蘇曼殊詩集，蘇曼殊全集，今並行於世。

柳棄疾曰：『世以玄瑛父震且而母嵎夷，方諸鄭延平，謂文事與武功足以相埒也。余詳考其身世，則有相刺謬者。或謂玄瑛生前所掩覆之跡，而暴露之於身後，虞有唐突之嫌，非所以忠死友。余曰：不然，史以昭實，不實奚史？傳猶史體也，何諱之有？且考諸典籍，金日磾以胡人歸化，不失爲漢名臣；范希文隨母改適張氏，不失爲宋大儒。此在曩昔猶視爲故常，況居今日瀛海，棟宇文明漸進之世耶？於玄瑛誠奚病焉？於玄瑛誠奚病焉？』

曼殊新傳考證

柳亞子

一九二六年九月初稿，

一九二八年八月重定。

新傳事實，取潮音跋爲藍本，而副以斷鴻零雁記。至二文有牴牾，或不足據者，則爲博綜他說，參互異同，從長取決之。

潮音跋不署年歲，今斷爲民國紀元前一年辛亥作。因潮音以是年出版，且跋言玄瑛年二十有八，正當此歲也。

潮音跋疑是玄瑛自撰，而嫁名飛錫者，今爲行文引用便利計，仍不沒飛錫之名。

據潮音跋及斷鴻零雁記，玄瑛父確爲日本人。然口人之子，胡從歸化吾土，取得家姓及國籍，而玄瑛學陸軍時，清使汪大燮且以使館公費助之。苟非別有淵源，於義實不可通。跋言玄瑛五歲隨遠親西支那，遠親當卽指蘇某。然日華異國，胡從有親戚之誼？其爲遁辭，確然易見。記稱蘇某爲父執，又謂義父。然河合氏以一婦人，子身挾愛子，隨異國之人，遠入粵土，實大悖人情。且何解於玄瑛朋舊？

咸知玄瑛爲蘇某子，又咸知蘇某娶日本女而生玄瑛，咸惟斷以河合氏改嫁一節，則所謂義父者，直是假父，而羣疑悉解矣。民國元年，潮音跋初在太平洋報發表。友人劉三，疑其與平日所聞異撰，即面詢玄瑛，玄瑛支吾其詞。時陳去病私語余：『必河合氏改嫁蘇某，玄瑛弗肯明言耳。』今日思之，實無以易此說。（記述三郎乳媼語：『爾父執爲人誠實，恆念爾生父於彼有恩，視爾猶如己出。』云云。余意宗郎或與蘇某親善，宗郎歿，蘇某憐孤兒寡婦而納之，亦事理所恆有也。）章太炎易姓遺書弁言云：『父廣州產，商於日本，娶日本女而得子穀。』得字按古訓固可作生字解，然亦可作獲字解。章氏與玄瑛交頗深，或微聞其事，而不欲明言，故託於古訓，於寄微詞歟。又云：『廣中重宗法，族人以子穀異類，羣擯斥之。』蓋所謂異類者，非特國籍之異，抑亦血胤有殊矣。宜跋語以爲『遭逢身世，有難言之恫』也。（燕子龕隨筆述聲婦開池，再嫁瑪哈默德事無貶辭，疑玄瑛或不以婦人夫死改嫁爲非。然於己之身世，終於諱莫如深者，東方舊禮教觀念爲之梗耳。）

跋言王父忠郎而不詳父名，記則稱生父宗郎。忠宗一音之轉，不知何以當日命名，不避雷同如

此殊不可解。

跋言太夫人河合氏而不詳父姓，記有「河合其姓，三郎其名」及「是卽河合夫人居乎」云，與跋語刺謬。余按天義報載玄瑛母撰曼殊畫譜序，自署河合氏，與跋語合。則河合實玄瑛母姓而非父姓矣。又按畫跋：「今奉慈母移居村舍，殘冬短晷，朔風號林。吾姊榎本榮子屬畫，泚筆成此。」余初疑榎本卽玄瑛父姓。嗣據周作人先生云：「榎本榮子當係夫姓。因日本照例如此，出嫁女子卽喪失其本姓也。」或謂如此則河合氏亦當用夫姓。但余意稱氏與署名有別，署名可冠夫姓，而稱氏則必本姓。且河合氏旣改嫁蘇某，卽與前夫家族脫離關係，自不得復用其姓。則所稱河合夫人居者，必其東歸後獨力經營之家庭，舍本姓殆無可用。至玄瑛所以稱河合三郎，當亦與生父之族義絕，不得不從母姓耳。

玄瑛假父蘇某，弁言稱「廣州產」而不詳何縣人。天義報載玄瑛所撰秋瑾遺詩序，自署香山

蘇子穀，故今以爲香山人。

跋言：『五歲別太夫人，隨遠親西行支那。』記則云：『慈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乃親自抱爾潛行來遊吾國，僑居三年。』余按弁言，河合氏確曾隨蘇某歸粵，則記文爲是。跋語云云，蓋有意洗刷河合氏改適蘇某事，故併其赴粵一節，亦削去之。非事實也。

河合氏居三年歸日本，亦依記文。弁言云：『父死，母歸日本。』恐誤。陳去病有與余論玄瑛事書，亦云：『母歸而玄瑛獨留，嗣以父喪，遂出家於粵之慧龍寺。』可爲確證。

香港從西班牙羅弼氏治歐文二載，依記文。弁言云：『令子穀出就外傳，習英吉利語。』當卽此事也。惟韋氏以爲在河合氏歸日本前，則微誤耳。跋言：『吾從西班牙莊湘處士治歐洲詞學，莊公欲以第五女公子雪鴻妻之。』莊湘卽羅弼氏之名。記言：『其女公子曳蔚藍文裾以出，頗有愁容，至余